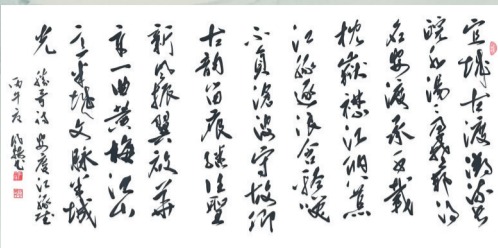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诗词



安庆江豚赋

周海胜

宣城古渡溯流长，皖水汤汤孕楚邦。
得名安渡承千载，枕岳襟江纳八荒。
江豚逐浪含轻笑，不负沧波守故乡。
古韵留痕继往圣，新风振翼启华章。
一曲黄梅江山意，半城文脉半城光。

和美入乡关

潘艺

油坝乡在潜山城南，是一方圩畈沃土。河网绕着平畴，道路在岁月里渐渐舒展，高铁也穿乡而过，日子过得安稳，有烟火，有滋味。

水乡多水，是天然禀赋。潜水、皖水、幸福河环绕，麻扎河蜿蜒七八公里，新修的水闸与河堤规整有序，一汪清水澄澈明净，既润着万亩良田，也育着鱼虾，养着一方乡人。星罗棋布的塘堰，揽着天光云影，风过处便漾起细碎涟漪。近三平方公里的水面，滋养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；十七平方公里耕地，九成皆是稳产良田。油菜黄，稻禾绿，一年到头，地里不闲着。

油坝最鲜的滋味，当属小龙虾。全乡七千余亩虾塘，占了潜山大半种养规模，稻虾共生，田里种稻，水里养虾，不耽误，一水两收。小龙虾以大豆为食，生态洁净，肉质紧实鲜甜。一到五月，虾子泛红肥美，乡村音乐节热闹开场，鲜香漫溢全乡。本地人最懂食鲜，清水烹煮，略调佐料，最能留住本真滋味。

田园蔬果亦有清欢。思迈农业为国家级蔬菜标准园，大棚里藤蔓繁茂，黄瓜、南瓜缀满枝架，土豆、大蒜、花生等远销国外。菜新鲜，脆嫩，炒肉、清炒都好。张祠村“在水一方”有果蔬基地、葡萄园，丝瓜和赤芍套种，一地两用，花可赏、菜可食、药可增收，藏着农耕的智慧。共享菜园里，城里人来种点菜，接地气，乡下人守着田，有收成。

油坝有一宝，名曰舒席，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水竹席更是席中珍品。唐代曹松诗里写“蝇行犹恐烟粘脚，客卧惊疑水浸身”，说的就是它。油坝村有编织大厅，老匠人守着手艺，劈竹、拉丝、编织，一床席子，凉丝丝，远销海内外。手艺不花哨，全在指尖功夫，慢工出细活，用得久，越用越润。

改路，是油坝人多年的期盼。旧梅油路窄，五米宽，弯多，不好走。如今拓宽改建，长五公里多，宽七米半，投资八千多万。村民热心，张祠、东店村各捐几十万，崔仓村拆旧房修广场，大家凑钱出力，让逼仄旧路，化作通衢坦途。等新路通之后，去城区二十分钟，到高铁站五分钟，上高速十多分钟，出门方便，心里亮堂。

村里有人情味。“油事好商量”，晚上聚在一起，灯下说话，修路、治水、种庄稼，都商量着来。“五老”工作室，老党员、老干部、老教师，热心奔走，调解邻里琐事，帮扶老幼，把村里的事当自家事。小事不出村，大事有人管，和和气气。

产业也慢慢兴起来。喜翔食品落户这里，集养鸡、屠宰、加工、冷链于一体，自动化生产洁净规范。四座智能化养殖厂，一年出鸡五百多万羽，村集体增收，老百姓也能就近做工，既顾家又挣钱。人才驿站收拾得干净，外地来的人住得踏实，愿意留下来。

油坝不大，三十二平方公里，安安静静。鱼米香，竹席凉，龙虾鲜，路平坦，人厚道。没有大热闹，都是小日子：田里劳作，塘边垂钓，席上纳凉，灯下闲谈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油坝的日子，就这样平实，有滋有味，慢慢过，年年好。

随笔

小鸡的品格

张守福

近期编写民俗讲稿，说来也是奇怪，在很多民俗事象里，总能出现小鸡的身影，如生俗里的“红鸡蛋”，年俗里的“上贡鸡”，春俗里的“布公鸡”，婚俗里的“红绸喜鸡”，寿俗里的“白头鸡”，丧俗里的“领魂鸡”，游艺乐俗里的“斗鸡”，避邪木雕上的“桃木鸡”，十二生肖里的“属相鸡”……

的确，在大千世界里，与人们较亲近的小动物，除却猫狗，怕是要数小鸡了。俺敢说，无论城乡，不说穷富，每日里吃一个鸡蛋，怕是雷打不动的食谱。那蛋清清白，蛋黄橙红，煎炒蒸煮，滋养着千家万户的小日子。故有民谚曰：“小鸡小鸡你莫怪，你是人间一道菜。”鸡对人类的贡献，总是这样一天又一天，呈现在寻常的烟火气里。

小时候住在乡下，各家的小院子里都养着不少只小鸡。俺家也是，常年饲养着一二十只，大红色的、黄色的、黑色的、白色的、芦花的，公鸡、母鸡、老鸡、小鸡，一天到晚“咯咯咯”叫着，不知累地满院子跑，把农家小院“叫”得热热闹闹的。记得俺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说“鸡屁股”是家里的油盐罐子，卖了鸡蛋，才能换来针头线脑、油盐洋火。过过那个日子的人都知道，鸡屁股就是“家庭银行”，养好那些鸡，便成了顶要紧的事务，每日清晨，就听俺娘嘴里“咕咕咕咕—咕咕咕咕”不停地呼唤着，边呼唤边撒些喂鸡的食物。于是，它们便从各处奔跑了过来，你争我抢地挤在一块，脑袋一点一顿地啄食吃。这当儿，还有一只尾巴翘得高高的老公鸡，时不时调戏一下身边的老母鸡，撩得几只母鸡“扑腾腾”乱飞。农家的日子，就是这样日复一日。

那时候上学也挺辛苦的，一天三到校，清早、上午、下午都要上课，有时晚上还上“晚自习”。在清早上学时，家里没有钟表，全靠公鸡来报时。只听得头遍鸡叫，四下里还是黑乎乎的；二遍鸡叫，窗户上透露了些许青灰色；待三遍鸡叫过后，天边泛起了鱼肚白，这时，不知俺娘啥时候已经起来了，她对着俺便喊：“起床喽，上学了！”就这样，从小学到中

学，就是听着凌晨的“报时钟”，完成了那个阶段的学业规划。现在想来，那一声声高亢的啼鸣，恰似青春年少的梦想，指引着未来道路的航向。

公鸡每天打鸣，唤醒深睡的人们，伴随着生活的日常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从不缺席，无怨无悔。而母鸡却天天下蛋，下完蛋就飞出鸡窝，“咯哒—咯哒—咯哒—”地欢叫着，似乎是提醒它的主人，前来取回丰收的果实。

有一回，俺不小心在墙角撒了把米，那只芦花大公鸡最先瞧见了，只见它立即扬起脖子，“咯咯咯”地叫了起来，声音短而急促，像是在招呼伙伴，又像是给大伙儿报信。果不其然，它的叫声就是“集合号”，不一会儿，四面八方的小鸡都跑来了，挤作一团，那只芦花鸡似乎是有意识躲在外围，只啄些边角碎屑，像是在享受“聚餐”的乐趣。俺娘对俺说：“小鸡就是这样的，它不吃独食，一只小鸡见到食物，总是大声招呼同伴儿，一群鸡一块吃。”后来俺留心观察，果然如此，哪怕是一只小鸡崽衔条虫子，也会一边跑一边叫，引得兄弟姐妹们追着抢，那虫子便在几张小嘴间扯来扯去，最后不知落进了谁的肚子里，可有趣了。

如今，俺居住在大城市里，凌晨难以听到鸡打鸣了，更听不到老母鸡下蛋后那“咯哒咯哒”的报喜声了。但鸡蛋仍是每日要吃的，鸡肉也会隔三差五端上餐桌。每当握起筷子夹起一块鸡肉时，俺总会恍惚看见那只芦花鸡的影子，它正站在记忆的墙角下，昂首挺立，一声声地啼鸣着。那声音穿过几十年的时空，依然清脆如初，似是在提醒俺：这世间最珍贵的，不是独享一粒米，而是唤来一群伴，共度每一个美好时光。

西汉学者韩婴《韩诗外传》中，称鸡有“五德”：文德：头戴冠者，文也；武德：足搏距者，武也；勇德：敌在前敢斗者，勇也；仁德：见食相呼者，仁也；信德：守夜不失时者，信也。这些习俗和寓意，让小鸡超越了单纯的家禽身份，成为了国人祈求平安、表达美好愿望的文化载体。

跨越三十年

周琴

情感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，我的爱好是陪伴了我三十多年的文字。这份藏了三十多年的热爱，得从小时候在报纸上偶然看到的一篇文章说起。那时候只是少女一场的怦然心动，没想到，大半生过去了，还能在某一天让我遇见了当年辉映我童年的文坛偶像。

当初，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，性格腼腆内向，没事的时候听听收音机，看看报纸。没抖音，没智能手机，最常见的就是那台黑白相间的小小收音机和报纸。每次写完作业后，随手翻开父亲放在桌子上的旧报纸，那天，一篇短文突然间映入我的眼里。文章中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，每一字每一句都那么朴实，他写人文趣事，写田园风光，写着普通人的温情故事，那一刻我被打动了。

读到那些文字，我才深深地明白，笔墨文字原来真的可以抵达心底，我记住了文章的作者，没想到有人可以用文字把生活写得那么美好。那篇文章，我反复读了无数次。

从那以后，我喜欢上了每天读报，也养成了写字的习惯，父母每个星期给的生活费，抽出一部分，买了散文集，经常摘抄自己喜欢的句子，记少女懵懂的心事，写对未来的期许。课下，同学们跳皮筋，踢毽子，快乐地玩耍，我却躲在教室里写日记。开心的事儿，烦心的事儿，那点小感悟，我都用笔写下来，写在那本粉色带个小密码锁的日记本里。没人教我，我也不懂什么技巧，就是喜欢，就是想写。报纸上那篇短短的文字，就像一束光，伴随我走过了整个童年。

那时候我还小，压根不懂什么叫偶像，可作者的名字我一直记着。只知道我喜欢那样的文字，喜欢他的文风，能写出接地气的文章，一定是个淳朴善良，内心通透的人。

这一晃就是三十年。从春到冬，从懵懂的孩童

到中年妇女，生活被柴米油盐，家庭琐碎填满，可是，写字的习惯，保留至今。偶尔会想起儿时报纸上的那篇文章，心里也念叨那位作者。只是觉得太遥远，隔着漫长的时光，隔着遥远的距离，一切都封存于过往记忆中。

前段时间刷视频时，无意中发现公众号一篇文章似曾相识，刚读几句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那么熟悉的文字风格。我赶紧点开主页，对照名字，比对文风，答案越来越清晰，果然是年少时默默仰慕的大作家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我原以为他退休，停止了写作，没想到还在坚持写文章，活跃在我们日常浏览的公众号里，他用淳朴接地气的文字治愈无数个像我一样的读者。我大气不敢出，心里咚咚跳，使劲压着那份激动，最后还是鼓起勇气，在后台留言了言，私信里简单说了我自己。

没指望对方能回，毕竟人家是写了多年的老前辈了，而我，只是千万普通读者里最不起眼的，几分钟后作者温和谦逊地给了回复。很幸运地加了老师的微信，点开好友栏的那一瞬间，五味杂陈，又激动，又紧张，但说到底，是暖的。小时候隔着报纸遥遥相望的偶像，三十年后，成了可以隔着屏幕交流文字的故人。

偶尔会和老师交流文字，把我写的诗歌和琐碎随笔发给老师看，老师和蔼可亲，没有半点高高在上的架子，他认真指点，温和点评，耐心鼓励，老师也会发他的新文章给我，分享他种的花花草草。我们聊写作，聊书法，聊烟火日常，每一次的文字交流，都觉得特别珍贵。

现在想来，三十年光阴，我们身边的人和事走了一轮又一轮，很多爱好半途而废，还有很多初心逐渐消失。唯独这一场因文字而起的喜欢，从童年一直延续到现在，干净，纯粹，从没改变。